



13  
1787  
53





4 3  
1787  
53



龍餘倣此

胎伏即雌雄龍也胎居前配陽為雌其星仰照回頭顧後伏生于後配陰為雄其星俯覆而落首向前

宋廖禹入式歌地理由來分四用皆以龍為重吉昌禍福此中生須要察真情祖龍高頂名樓殿常有雲氣現環繞名為聚講山根本在其間生是低昂多節目死是無起伏強是奔走勢力弘弱是瘦稜嶒順是開睜向前往逆是望後去進是龍身節節高退是漸蕭條生強順進皆為好富貴壽考死弱逆退最為凶夭折受貧窮龍行過峽脉有四正出左右次回頭顧祖出尤奇穴狀可前知向首峽中能預定一峽一穴正兩邊遮護喜成形最怕賊風吹若還穿帳要中出角落未為吉若有貴人居帳下此格真無價老龍抽出嫩枝柯跌斷不嫌多

明吳天洪形氣論地理之說形有五行氣亦有五行形之五行





星峯博換節節相生如金生水水生木之類順生向前為吉逆  
生向後為凶相和為吉相尅為凶氣之五行假如寅卯之龍自  
北方來為生從東方止為旺自西方來為尅從南方止為泄生旺  
則吉尅泄則凶形之生死在來脉氣之生死在支干形之吉凶  
在山川氣之吉凶在星宿穿山六十甲子之說假如水土山水  
來申方為生子為旺水去卯方為死巳方為絕生旺方水朝吉  
死絕方水朝凶一百二十分金之說如五行是土年命用屬木  
分金木尅土雖吉地亦有後災用卯死氣丙絕氣寅病氣宜用  
屬火分金以生土用申生氣子旺氣趨丙丁庚辛之旺相避甲  
乙壬癸之死絕棄戊己之空亡至于支干之中界限之內差錯  
空亡尤所當忌不可不慎也今之時師知用五行而不知顛倒

之用楊公曰識得五行顛倒顛方是大羅仙余故辨別之以解  
時師之惑夫正五行論龍之氣八卦五行論局之理洪範五行  
論山之運雙山五行論龍之合玄空五行論向之用五正行萬  
世不易之常也八卦洪範雙山玄空乃五行之變也地理家用  
其變不用其常蓋以地理本靜必求其動動則變故也然則巒  
頭天星術家可以偏廢也哉吳天洪註天皇天門亥天市陽樞  
廉貞陽衡卯太微陰樞丙紫微亥南極丁天漢庚天屏青蛇赤  
蛇巳巽未牛丑陽樞午陰樞天輔壬陰光瑤光癸陽樞北極天  
廐乾魁置辰戌陽光太陰子陰名天鉞玄戈玄峯坤陰机申天  
梧寅天厨丑陰璇天乙辛北道癸天官乙阿香卯亢陰未天廣  
太陽游竟午扶桑卯天貴丙炎精面九離背一坎日午月子功  
曹寅天閔申天常未地母坤陽開兌天命卯傳送申樞艮机乾  
權壬四神四維乾坤艮巽八將甲庚丙壬乙辛丁癸也三火丙  
午丁三陽巽丙丁六秀艮丙兌丁巽辛也若三吉貪狼巨門武  
曲也二樞艮丙酉獸白虎三角巽丙丁  
四金辰戌丑未文筆巽辛二宮丙丁也



晉書周訪微時與陶侃結友侃丁艱家中忽失牛遇一老父曰  
 前岡見一牛眠山洿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又指一山云此亦  
 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元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以所指  
 別山與訪之父葬焉訪果為刺史著稱于益自訪而後三世為  
 益州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豎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  
 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其詩曰北阜  
 烈巨海混壘三墳惟母與昆

明帝解占塚宅聞郭璞為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  
 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  
 帝問為是出天子耶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通考地理口訣不知

誰集曰揚筠松魯文遠黃禪師左仙朱仙桃范越鳳劉公賴太  
 素張師姪王吉凡十家筠松又號救貧著曜金歌并三十六圖  
 象外有玄女海角經漢管輅指蒙唐丘延翰天机金篆宋謝和  
 卿至寶經蔡牧堂雪心賦張子微玉髓經元劉秉忠玉尺經等

感定錄李太尉在中書舒元輿自侍御史辭歸東都遷奉太尉  
 言近有僧自東來云有一地葬之必至極位何妨取此元輿辭  
 以家貧不辨遂歸別覓葬山他日僧又經過復謁太尉曰前時  
 域已有用之者詢之乃元輿也元輿至戶部侍郎平章事

晉羊祐傳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之氣若鑿之則無  
 後祐鑿之相者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無嗣祐遂墮馬折臂位至  
 三公而無子

太平廣記唐智興微時為徐則門子有道士居徐家智興每日  
 一掃道必掃道士之門智興母死道士曰吾善審墓地他日引



智興以竹策表一處曰必定此兩世方伯智興甫往竹策有枝叢生遂壅焉後果至方伯

諸家要指堪輿家之說漢有青烏先生始著為經晉郭璞出而曾揚繼之其說遂盛行於世璞所著錦囊經與拾遺諸篇多以龍穴沙水為主後世之談風水者有二家一曰宗廟之法始自閩中作於有唐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為說主於星卦一曰江西之法始於贛人楊筠松曾文迪及賴大有謝子逸輩其學盛行於今其為說主於形勢夫星卦之說昔人辯之已悉而今多從之者何也蓋時師執羅經以格向曰某山合某卦某水合某星則隨地皆可扞必欲得龍真穴正者而卜之則將涉崔莪之巔窮蒼蒼之野雖經年糜月竭目敝踵有不可必得者此所以動

訾星卦而所扞者輒不外於星卦也且星卦之說亦有所自郭景純曰天光下臨地德上載此星卦之說之所本也夷堅志所載王俊明事亦足為徵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交言其妄至靖康改元而其言卒驗此天星下臨地德上載之說而俗師所傳星卦則非此之謂也今之論羅經者有正針有縫針其主正針者曰伏羲以八卦定八方離坎正南北之位丙丁輔離壬癸輔坎以八方析為二十四位南方得丙午丁北方得壬子癸子午實居其中其主縫針者曰狐首謂自子至丙東南司陽自午至壬西北司陰壬子丙午天地之中是午一位而丙實共之故以丙午之中為正然用縫針則差西南者兩位有半用正針則差東南者兩位有半今皆調停而兼用之



耳談王兆京微時夢人授一書曰讀此可衣緋不然衣綠耳翌日果於道傍拾一書乃青鳥家言熟玩之遂以其術顯名謁選得鈞州佐 襄王詔視地不得以請于朝 文皇思得異術召見于房山 上指示所得地對曰此公侯地耳且山脉未止更龜從至竇十郎故宅奏曰萬馬騰空下真龍穴也 上從之今長陵是也第欲去前小阜曰恐妨 皇嗣 上曰無後乎非也但多庶出耳 上曰庶出何妨遂不去 諸帝為 后出者絕少官拜大京兆

占夢

左傳楚子成童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遠啓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也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靈樞經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柰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卧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炳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饑則夢取甚飽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危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夢見丘山煙火



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丘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衝衢客于膽則夢閑訟自剗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窅范中客于股肱則夢禮接拜起客于胞殖則夢洩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列子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擊而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之諸隍上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新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

曰若將是夢見薪者而得鹿耶詎有新者耶今其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實夢耶其妻又疑其為夢薪者歸復其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欲二分之一以聞鄭君皆互有夢覺之說

相國曰欲辯夢覺惟黃帝孔丘蜀蔣琬夜夢一牛頭在門下流血滂沱趙直曰見血者事分明

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位當為三公果為中書令

覺有八微夢有六候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神者神所交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是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斷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故神遇為夢形接為事古之



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

魏志文帝以周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墮車折脚宜戒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家天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謂真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躒故中夢當墮車折脚車躒之後必載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

潛夫論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

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手掌文曰虞因以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美實惟豐年兆惟禩矣室家慕慕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為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翔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飲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



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病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吾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畧也

世說或問殷浩將蒞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曰官本臭腐財本糞土人以為名言

衛玠問樂令夢云是想樂曰形神不接豈是想耶衛曰因也樂曰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持螯啖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衛思不得成病樂為解折即瘥樂嘆曰此兒胸中必無膏肓之疾

南史曹武字士威為雍州刺史致見錢千萬性儉嗇無所餉遺在襄陽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

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饑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茲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為大郡

大業拾遺 大業中有人嘗夢鳳鳥集手上深以為善徵往詣蕭吉曰此極不祥之夢夢者恨之而以為妄言後十餘日

夢者母死遣所親往問吉所以吉云鳳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禮云苴杖竹也削杖

桐也是以知必有重憂耳鶴林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或曰柳或曰天門冬

夢當作弄譚凌明為余言出佛書終南老人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天棘之香耳此詩為僧齊已賦故



引此事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

博議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然叔孫穆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強於強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

容齋隨筆漢藝文志七畧雜占十八家以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其德長柳占夢二十卷為首其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衆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周有其官周禮太卜掌三夢

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觥夢三曰咸陟鄭氏以為致夢夏后氏所作觥夢商人所作咸陟者言夢之得周人取焉而占夢專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別曰正曰噩曰覺曰寤曰喜曰懼季冬聘王夢獻吉于王王拜而受之及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萌者猶釋菜也贈者送之也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傅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熊羆虺蛇之夢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然則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是以見於七畧者如此晉魏方技猶時或有之今人不復留意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亦無一人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寢流涕是夕徵卒故白居易撰御製碑文云昔高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野記 高祖始造鈔累不就一夕夢神告之當用秀才心肝爲之悟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爲之邪 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 高祖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一簿搗而爲之果成遂令歲輸上方今太學季納課業簿云給軍衛糊爲礮做書給光祿爲麵囊

耳談莆田一秀才往九鯉湖求夢夢曰明日所遇官即爾功名次日遇鍾御史李大叅皆望人生大喜告以故李曰學鍾先生鍾曰學李先生亦皆言當如其官後僅以歲薦任教職卒人始解曰學中學裡總是先生蓋以聲命之矣

田儼

韓非子 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

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麀答曰余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

司馬相如上林賦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鑄縱獠者江河爲隄泰山爲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縉白虎被班文跨野馬凌三峻之危下磧歷之砥徑峻赴險越壑厲水箭不尚害解脰陷胃弓不虛發應聲而倒

班固西都賦於是披飛廉入苑門繞鄩鄩歷上蘭爾乃期門飲飛列丹鑕鏃要趺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擣弦不再



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颯颯紛紛增繳相纏風毛兩血灑野蔽

張衡東京賦运于上林結徒為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

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軒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

舉武士旦敷鴉鵲魚麗箕張畢舒軌塵掩远匪咬匪徐馭不詭

遇射不剪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

毆解罟夜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

張協七命殼金機馳鳴鏑剪剛豪落勁翻仰傾雲巢俯彈地穴

乃有圓文之玃班題之狻鼓鬣風生怒目電睨口齒霜刃足撥

飛鋒靛林蹶石扣跋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育逞伎魔封狝債馮

豕勃魁廕挫解龜句瓜摧鋸牙捍周禮春獵為蒐秋獵為苗秋獵為獮冬獵為狩春田為罝

火田為狩

白虎通王者諸侯所以畋狩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

以簡集士衆也禮豺祭獸然後田獵鷹化為鳩然網羅昆虫未盡不用火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

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五代紀莊宗好畋獵何澤潛身伏草間當馬而諫曰陛下未能

休兵罷戰而暴歛疲民以給軍食人田將熟柰何恣畋遊以害

禾稼使民何以出私賦吏何以督民耕乎

善畫

莊子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

三者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薄

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世本史皇作圖黃帝臣也其唐虞之文章夏后之鼎象則圖書之宗焉其後繪事逾精丹青轉妙

韓非子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最易者曰鬼魅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陸士衡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

世說鍾會是荀濟北從甥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嘗在母鍾夫人處會善書學荀手迹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最知是鍾而無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大

傳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動宅遂空廢孔氏

志怪曰于時咸謂最之報會過于所失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顧長康曾以一廚畫糊題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乃發厨取之封題如故畫竝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了無怪色齊南

謝奕畫品顧愷之建層樓為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竝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明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吳興雜錄曹不興善畫吳主使不興畫屏風墨落點素因就以作蠅既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

孫暢之述畫漢桓帝時劉褒曾畫雲臺閣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人見之覺涼官至蜀大守

抱朴子衛協張墨並為畫聖孫鴻之上林苑圖協縱最妙嘗畫七佛圖不點眼睛人或疑而有請協謂不爾即恐騰空而去顧



愷之以丹青自名獨慎許可謂七佛與烈女圖偉而有情勢毛

詩北風圖巧密於情思而自以所畫為不及謝赫云古畫比自畧

至此始精六法頗為無善畫家於人物必先九朽一罷先以土

謝赫畫品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

寫形四曰隨類傅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

宋陸探微善畫事明帝人謂畫有六法探微衛協得法為備平

生多愛圖古聖賢像唐張彥遠謂體運道舉風力頓挫一點一

拂動筆新奇固自不凡矣

南史梁元帝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

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廩餼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

高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畫貫字文與好學有文才能善書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

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四明圖經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為會稽禹廟之梁張僧繇

畫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後人見梁上有水淋

漓始駭異之以鐵索鎖于柱

世說補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

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茲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

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

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子瞻書道

至於子美文至於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

之發天下之餘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房

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

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



吳道玄字道子畫地獄變相後成都人來觀咸懼罪脩福田兩市屠沽魚肉不集

窮怪錄顧光實能畫建康有陸溉患瘡即伏室命筆以墨圖一獅子令於外戶榜之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戶外有窸窣之聲良久乃不聞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於外戶皆點焉溉病乃愈時人異之

唐滕王元嬰善畫蜂蟬燕雀驢子水牛曾見一本能巧之外由畫情理史傳不載惟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書之及覩王建宮詞云內中數日無宣喚傳得滕王蛺蝶圖乃知其善畫也寧王善畫馬開元後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備如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失去信知神物特與變化俱也

畫斷韓幹蓋田人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闕畫馬怪其不

同詔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幹閑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山川跋涉之勞亦有以酬効明

日有忽得素練百疋

酉陽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醫曰大似韓幹所畫者忽值幹曰真是吾設色者歸

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缺方知是畫通靈矣

邊鸞京兆人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芳麗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於玄武門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宛應繁



節披沙揚子華畫馬夜聞蹄聲韓幹寫馬鬼使乘之以請醫吳道子畫驢破僧房家具李伯時畫天廡滿川花放筆馬死

王墨善潑墨號王墨善畫酒酣之後先以墨潑絹腳踏手捫隨

其形象為山為水為石為樹倏忽造化不見其墨汚之處

繪圖寶鑑鄭虔善畫山水饒墨樹枝老硬黃筌山水有法虔者

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獻明皇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董羽字仲翔善畫魚龍海水其泓湧瀾翻咫尺汗漫莫知其涯

涘也李嗣真畫品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南本以同能不

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博覽法書名畫故悟古人用筆意

作書有晉宋風格繪事集顧陸張吳及前世名手專為一家論

者謂鞍馬愈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瀟

灑似王維當為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

桑張僧繇吳人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栢堂僧繇畫盧舍

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

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

中吳紀聞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

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石牛渚磯風大作不可渡於是禱中

元水府祠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既寤獻所藏韓幹馬已而

風止乃渡張萱周昉皆工士女韓幹畫馬戴嵩工牛或問曰何

以但舉韓幹而不言曹霸止引戴嵩而弗稱韓滉答曰韓師曹



將軍戴法韓晉公但舉弟子可知其師也

畫錄韓滉字太冲公退之暇留意丹青書師張顛畫師陸探微

能圖田家風俗人物水牛曲畫其妙議者謂驢牛雖目前之畜

狀最難圖也惟晉公於此工之能絕其妙

戴嵩者初韓滉鎮浙西命為巡官師滉畫皆不及獨於牛能畫

野性過澆遠甚至於田家川原亦各臻妙弟嶧亦以畫牛得名

善作奔逸之狀升庵遼太祖長子突歡封東丹王讓國歸唐明宗善畫世傳東丹千角鹿圖李伯時臨之

張南本畫佛像鬼神甚工猶善畫火中和年嘗於成都金華寺

大殿畫八明王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壁間本所畫火勢

焰過人驚懼幾仆時孫位以畫水得名世之論畫水火之妙者

獨推此二子蓋水幾於道而火應於神非筆端深造理窟未易

形容也升庵七賢過關圖或以為即竹林姜南舉人云是開元日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

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元槎溪張輅詩二李清狂狎二張吟鞭遙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

張詢南海人不弟後流寓長安以畫自適後至蜀中因假館於

昭慶寺為僧夢休作早晚三景圖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

用以落筆謂之三時山僖宗幸蜀見之歎賞彌日蓋早晚二景

人皆能為之而午景為難狀也

荆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趨向善

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嘗語人曰吳道子畫

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一家

之體故關同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為唐末之冠

海外記太宗朝李王獻畫羊晝則嚙草欄外夜中歸卧欄中莫



曉其理僧贊寧曰此幻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着物書見  
夜隱六蕉山石磨色染物畫隱夜見

畫鑿五代婦人童氏江南人工道釋人物當時縉紳家婦女狂  
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畫詩云林下材華雖可尚筆端人  
物更清研如何不出深閨裡能以丹青寫外邊

畫史蘇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米芾問何不逐節分曰  
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作成林竹甚精  
子瞻作枯木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如其曾  
中盤礴也

筆談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摘  
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與理冥造者罕見其人  
如張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李  
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表安卧雪圖有雪中芭  
蕉乃得心應手意在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意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毛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  
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  
過盈尺此乃以大爲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  
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爲小理亦不應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  
須有別故名輩爲小牛小虎雖畫毛但畧拂拭而已

書言黃筌父子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  
色染成謂之寫生江南徐熙以筆畫之殊草草畧施丹粉而神  
氣迥出別有生韻筌惡其軋已言其粗俗不入格罷之熙之子



乃効諸重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號沒骨圖筌不復能

疵瑕遂得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崔白濠梁人攻畫雖以

花行翎毛僧惠崇建陽人工畫鷺鷥鷺尤工小景善為寒汀煙渚瀟灑虛曠之狀亦工詩

名畫劉商郎中愛畫松石時畢宏官至庶子亦善畫松樹水石

時人云劉郎中松樹孤標畢庶子松根絕妙

玉堂閑話江道士厲歸貞善畫牛虎兼鷲禽雀竹綽有奇思嘗

遊洪州信果觀有三官殿夾紵塑像是玄宗時所作體制絕妙

常被雀鷓糞穢其上歸貞畫一鷓於壁間筆跡奇絕自此雀鷓

無復棲止

李夫人西蜀名家女善屬文尤工書畫郭崇韜伐蜀得之夫人

以崇韜武弁常鬱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

揮毫濡墨模寫窓紙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或云自是人間往

往效之遂有墨竹

龍德中何尊師喜戲弄筆墨工作花石尤以畫猫專門凡猫寢

覺行坐聚戲散走伺鼠捕禽澤吻摩牙無不曲盡其態度嘗謂

猫與虎獨有耳大眼黃不相同云却掃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猫則鼠輩

畫評南唐梅行思善畫人物牛馬最工於鷄以此得名世號曰

梅家鷄為閩鷄尤精其赴敵之狀昂然而來竦然而待磔毛怒

瘦莫不如生至於飲啄閑暇雌雄相將衆雛散漫呼食助叫態

度有餘曲盡赤憤之妙

後山談叢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

後山談叢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

四百五



飛去人以爲誕妄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睛者見在閩立本觀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爾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夫閩以畫名一代其於張高下間爾而不足以知之世之人強其不知而論能者之得失不亦疎乎

仇池筆記有藏戴嵩閩牛者以錦囊繫肘自隨出與客觀旁有牧童曰聞牛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畫閩而尾掉何也黃筌畫飛鴈頭足皆展人曰飛鳥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驗之信然

四部稿彥遠云花鳥以徐熙爲神黃筌爲妙居家次之宣和帝又次之沈啓南淺色水墨實出自徐熙而更加簡淡神彩若新至於道復漸無色矣

王摩詰閱霓裳按樂圖知其爲第三疊第一拍沈存中閱相國寺畫高益奏樂圖琵琶撥下絃非誤吳正肅因畫猫目睛如線丹花披哆色燥而辨其正午宣和帝攻畫孔雀而撞其右腳先上爲誤雖是畫理而無關畫趣猫眼訣子午線子卯酉辰戌丑未杏仁尖寅申巳亥棗核樣又云吳道子畫仲由便戴木劍閩令公畫昭君已著幘帽殊不知木劍創於晉代幘帽興於國朝舉此凡例亦畫之一病也且如幅巾傳於漢魏幕離起自齊隋幘頭始於周朝巾子創於武德胡服靴衫豈可輒施於古像衣冠組綬不宜長用於今人芒屨非塞北所宜牛車非嶺南所有詳辨古今之物商較土風之宜指事繪形可驗時代



郭若虛有云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石花竹禽  
 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及閻立  
 本立德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爲萬世法號曰畫聖  
 張萱周昉韓幹戴高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之學者終不能到  
 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跡徐熙黃筌居宋之  
 蹤前不藉師資後無復繼踵者借使二李二王之輩復起邊鸞  
 陳庶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其間哉故曰古不及近  
 夏文彥之論畫三品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謂  
 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  
 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然則神即自然矣  
 南渡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家俱登祇奉各著執聲畫

家雖以殘山剩水目之然可謂精工之極也趙松雪孟頫梅道  
 人吳鎮仲圭大癡老人黃公望子久黃鶴山樵王蒙叔明死四  
 大家也高彥敬倪元鎮方方壺品之逸者也盛懋錢選其次也  
 松雪尚工人物樓臺花樹描寫精絕至彥敬等直寫意取氣韻  
 而已今時人極重之

明興善丹青者而吳獨踞其大半即畫諸方之燁然者不敵也  
 畫龍抵猴至 宣宗朝始盛宣宗亦雅善繪事而是時戴文進  
 被徵獨見讒放歸以窮死文進名璉錢塘人死後人始重之至  
 以爲 國朝第一 偉江夏人遇一羽士出泉一線飲之曰任爾  
 學藝名聞天下 偉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  
 入神品 宣宗召至  
 閱下曰真神品也  
 沈周字啓南別號石田吳之桐城人其父亦善畫能起雅去俗



矣至啓南而造妙凡北宋胡元名手一一能變化出入又著客

座新聞

唐寅字伯虎吳人領鄉薦第一坐事就吏伯虎材高自宋李營  
丘范寬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黃數大家靡不研解行筆  
極秀潤縝密而有韻度唯小弱耳

丹青志沈貞吉恒吉二處士茲善丹青風格明秀墳麓相映時  
謂趙文敏同流恒吉之畫師杜微君啓即恒吉字

文先生名璧字微明書名雄天下畫師李唐吳仲圭翩翩入室  
子嘉猶子伯仁茲嗣其妙嘉

夏昶字仲昭崑山人由進士歷官太常卿楷書畫竹為當時第一  
一番胡海國兼金購求故當時有夏卿一節竹西涼十錠金之

謠兄曷亦善吟詠

無憲劉公珏字廷美長洲人寓山水林谷泉  
深石亂木秀雲生詩格清麗唐中葉響也

周臣字舜卿吳郡人畫山水人物峽深嵐厚古面奇形有蒼蒼

之色陳太學名淳字道復天才秀發畫山水師王叔明黃子久  
陸治字叔平吳諸生有風調而極耿介工寫生錢穀字叔  
寶備有沈氏之法

仇英字實夫太倉人移家郡城畫師周臣而格力不逮其女號  
杜陵內史能人物畫綽有父風

正畫說趙大年畫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

此一派又傳之為倪雲林雲林工緻不敵而著色蒼古勝矣今  
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二人為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  
味可也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

向背俯仰全于曲中取之或曰不然則諸家不有直樹乎曰樹



雖直而生枝發節必不多直也董北苑樹木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立則千屈萬回無復直筆矣

柳宋人多寫垂

柳又有點葉柳垂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得勢耳點葉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綠汁漬出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意其枝頭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不可混設色亦須體此意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著色山水流傳而為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驩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鈞研之法其傳為張璪荆關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微矣

傳神

陳書顧野王字希馮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二絕

談賓錄闔立德父毗在隋以丹青得名與弟立本齊名立本嘗寫秦府十八學士凌烟閣功臣等悉皆輝映前古時人咸稱其妙李嗣真云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云亡北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實為中興

類聚晉顧愷之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稽康四言詩因為之圖常云手揮五絃易



目送歸鴻難常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裡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童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從之

周昉窮丹青之妙郭令公子壻趙縱侍郎常令韓幹寫真又請昉寫未能定其優劣趙國夫人歸省令公問此畫何人對曰趙郎又云何者最似答云兩畫總似前畫空得趙郎形貌後者兼得其神氣性情名畫記像人之美非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妙

括異錄成都畫師姓許善傳神一日有人敝衣憔悴求傳神許笑之其人解布囊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危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

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十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求者輻湊許貪畫真每像輒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簡

文詠美人看畫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寫真

子瞻傳神記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神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筆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象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鬚頰間也優孟學孫



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

胡澹庵贈劉琮序鄉兄劉琮慶先天機精到得金粟影筆法恨

無褒鄂之風骨以發其奇逢杜詩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佛

經有金粟如來謂愷之所畫維摩也

愷之於瓦棺寺畫一維摩將點眼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者責施十萬第二日開可五萬第三日開可任例責施及開光明照寺施者填咽

古今詩話歐陽脩攻傳神楊次公贈詩國手曾煩寫幾回無人彷彿醉顏開青銅鑑裡尋常見不謂今從筆下來奉職劉秘亦贈云筆妙今為第一人心期造化奪天真精神形貴從來一移八青縑推兩身

### 奕博

左傳衛獻公將入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如奕棋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而况置君而不定乎必不免矣

班固奕者北方之人謂棊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布列効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或虛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决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頽壞不振有似魏子汎濫之敗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秦之姿參分有二勝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儒行據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



常曜戒博奕論古之志士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勞身苦體契闊勤思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黃霸受道於園圃山甫勤於宿夜吳漢不離公門豈其游墮哉今世之人不務經術好玩博奕至或賭及衣物徒慕易行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技非六藝用非經國以變詐為務以劫殺為名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

桓譚新論俗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䟽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遮絕要以爭便求利下者守邊趨作罫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成臯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趨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罫中死碁皆生

蜀志延熙中魏次興平蜀假費禕節督師往禦光祿大夫未敏至禕許別就求圍碁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辨賊

世說王中郎以圍碁為坐隱在衰制中祥後客來即用方幅為會戲支公以碁為手談

書言有巴印人不知姓名家有橘霜後即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中有二叟鬚眉皓然相對象碁身尺餘談笑自若但與決賭云云一叟曰僕饑矣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噉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風雲不知所在

中興書王恬字敬豫與濟陽江彩俱善奕棋為中興第一

宋書大明時瑯琊王喜善奕棋第一

六郡褚思莊會稽夏赤

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

遲巧于圍碁宋文帝世

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宮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于帝



前覆之蕭道成使思莊與王杭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决杭睡于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

宋明帝好圍碁碁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以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杭圍碁依品賭戲杭饒借帝曰皇帝飛碁杭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

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只行其弘厚如此

梁劉溉為侍中與武帝碁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嘲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魏書甄琛字思伯舉秀才入都積歲頗常令秉燭或時睡槌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嘿曰即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

集異記翰林碁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

姑止給水火纔瞑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為適與

子手談可乎室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堂對談已而姑曰子已

此矣吾止勝九枰耳逢明王具禮請問出局盡平生之好布子

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因指示攻守殺奪揀

應防拒之法積薪自是其藝絕倫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奕宣宗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手王子嘆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因獻玉碁局冷暖王碁子王性冬則暖夏則冷

南部新書李訥僕射性下急酷尚奕碁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

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棋具陳于前訥觀便忻然改容以取

其子布算都忘其恚矣

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碁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十請對局初饒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黃冠犯闕僖宗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



張曰不必前適某非某客天帝命我取公基耳滑稽驚愕妻子歿泣奄然而逝

文公談苑太宗基品第一待詔有賈玄者臻於絕格時人以爲王積薪之比也楊希絜蔣元吉李應昌朱懷辟皆國手然非玄之敵朝士有蔣居中潘慎脩亦善基內侍陳好元多得侍基自元而下皆受三道慎修受四道好元受五道慎修獻詩曰如今縱得仙公術也怯君王四路饒

荆公詩註蘇子瞻云太宗時有待詔賈玄者常侍上基太宗饒玄三子玄嘗輸一路太宗知玄挾詐不盡其藝也乃謂之曰此局汝復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宗曰汝亦詐也更圍一局汝勝賜汝緋不勝當投汝泥中既而局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今而局平是汝不勝也命左右抱投之水乃

曰臣握中尚有一子太宗大笑賜以緋衣仁廟時有李重恩善奕基冠絕當世然形

神昏慧時人謂之李憨奕基之外一無所曉與人對奕坐而皆睡人精思久之方下一子重恩開目隨手應之皆出人意表善昂基者以爲重恩在王積薪之上賈玄之下荆公詩嘗用之

漁隱介甫有絕句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則圖適性忘慮之語信有證矣若魯直於基則不然如心似蛛絲遊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則苦思忘形較勝負於一着與介甫措意異矣皮曰休原奕問奕之原或曰堯教丹朱作吾以奕之始作必自戰國有害詐爭僞之道當縱橫者流之作矣豈

哉

冷齋夜話荆公在鍾山與道士奕棋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特基隱語也邵堯夫詩未去交爭意難忘勝負心一條玄妙路徹了没人尋



元懷拊掌錄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為九尾狐言媚

惑人如狐也

東坡志林南嶽李巖老好睡眾人下棋巖老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棋盤只著一色黑

莊子臧與穀相與牧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遊事業不同亡羊均也

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碁古者烏曹作博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

魏書魏時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

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握

槊胡中戲即今雙陸也

洪遵譜雙以握槊長行波羅雙陸四名為一恐未然唐小說云近有長行之戲

生于握槊變十雙陸則握槊名當最先雙陸次之長行最後也唐人有樂子彩選之戲今不可考惟李易安打馬序大小象戲奕棋止可容二人獨彩選打馬特為閨房雜戲嘗恨彩選後繁勞于檢閱打馬簡要又苦無文云云

晉書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郎亦管窺豹時見一班子敬瞑目

曰遠慙苟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杜今夕行咸陽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為

歡娛憑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臬廬

宋書劉毅字希樂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

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廬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援五枚久之曰老兄

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



盧毅意殊不快也

魏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合投擲之義今作骰非也骰子又名六赤李洞集有贈

李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詩

事始飾四以朱者明皇與貴妃采戲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為勝

上擲連呼叱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以

緋也

劉禹錫觀博云主人陳握槊之器于無下有博齒其製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偶而含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易以爭道房千里骰子選格開成春舟行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路雙雙為戲吏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此戲即今陛

官圖

集異記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宰相狄仁傑入

奏事命與昌宗雙陸梁公指所衣紫絕袍與賭而昌宗心赧神

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視其表拜恩而出及至光

範門遂付眾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類要說文云行棊相塞謂之塞鮑宏塞經曰塞有四采塞四乘

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

說苑云雍門謂孟嘗君足下燕則聞象棋戰國時已有此御覽以周武所造象戲當之一名象經有日月星辰之象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為陣象獸之雄也故戰兵而以象戲名之

塵史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後一子謂之塹近關及前一子謂之

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踏馬則一馬

可踏三馬故世指不循理者謂之踏坑塹云

世之糾率蒲博者謂之公子家又謂

之囊家樗蒲經云一有賭兩人以上須置囊合依條檢文書子投錢入囊家亦謂之錄事

鮑宏博經現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六

棊白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米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

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



五塞意錢者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

諸戲

張衡西京賦臨迥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扛鼎都盧尋  
撞衡狹鸞濯胸突銛鋒跳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巨獸百尋  
是為蔓延神山崔嵬歛從背見熊虎升而挈攫援狃招而高援怪  
獸陸梁大雀跋跋白象行孕垂鼻麟輅海鱗變而成龍狀踔踔  
以蠃蠃蟾蜍與龜水人弄蛇竒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  
霧杳冥晝地成川流涓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奠厭白虎挾  
邪不售爾乃建戲車樹脩旃侖僮送材上下翩翩突倒技而跟  
絙壁殞絕而復聯漢官典職正旦天子幸陽德殿作賓樂舍利  
從東來戲於庭畢入殿門化成此日魚激水

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高  
丈八樂畢作魚龍曼延

西京雜記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  
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棊以獻帝大悅  
世說彈棊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伎特妙用手  
中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為客着之葛巾拂棊妙逾  
於帝

彈棊經後序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有吉達高武崔同楊  
同愿之徒悉為名役有竇深崔長孺甄偶獨孤遼亦為亞焉至  
於長慶之末好事之家猶見有局尚多解者  
筆談有一譜畫唐人所為棊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為  
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



也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其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椰子厚叙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

類聚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夏英公為判官一日賜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楸者公顧英公曰古人無詠藏楸詩請賦一章英公為一絕云舞袖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

唐史明皇樂清明闈雞戲治雞坊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賈昌召入精其伎號神雞童上生於乙酉雞辰使人朝服闈雞兆亂於太平矣

楊大年傀儡詩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大琅璫若教鮑老當筵舞轉覺琅璫舞袖長

白居易西涼伎假面胡人假獅子刻木為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貼齒鬚迅毛衣擺雙耳如從流沙米萬里紫髯深目羞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詞道是京州未陷日安西都護進來時須臾云得新消息

安西路絕歸不得泣向獅子雙涕垂涼州陷沒知不知獅子迴頭向西望哀吼一聲觀者悲

代醉編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博寶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陸箸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陸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

大博經一篇

風土記擊壤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尺三四寸形如履臘節僅少為戲末世寒食有拋壻戲若今打瓦

陸儼山曰古之樗蒲陸博今皆不傳漢魏所尚彈碁亦不復見

元滕玉霄自叙少時以累碁臘鳳為戲不知所謂臘鳳者又何事耶黃山谷小詞有打揭之戲至謂小五出來跋翻和九若要十一花下死管十三不如十二似有譜者雖此無益之事覽之

茫然殊以博洽為媿

升庵白打錢戲名王建詩寒食府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



投壺

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釐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敢不敬從左傳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

家訓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充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瓚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障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爲之

溫公投壺格序夫臨壺荷矢之際性無粗密莫不從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脩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懼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伸臂挾巧取竒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  
優人

元命苞翼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名之所蓋爲樂庫爲天倡先王以賓於四門而列天庭之衛主俳諧近太微而爲尊史記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二世立又



欲添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故止

始皇置酒天兩陛楯皆露寒優旃曰汝欲休乎皆曰幸甚有頃優旃臨楯大呼曰陛楯郎汝雖長何益幸雨我雖短也幸休居始皇使得以半相代太史公曰優旃臨楯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偉哉

啓顏錄北齊石動筭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筭曰先生讀豈合不鮮孔子弟子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知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三人也童子六七十人六七十二人也

易齋笑林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推油以助軍需俄方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為諸門放入松明攙奪乞行禁止蓋民間燃松明為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此事大好更有一例便可

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披沙憲廟時中人阿丑善恢諧汪直既去黨人

王鉞陳鉞尚在丑作直持雙斧而行或問故曰吾將兵惟仗兩鉞耳保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士曰八千兵徐曰爾不知邪二千在保國公家蓋屋

覆射

漢書東方朔武帝使諸倡射覆持論不根上非優畜之置守宮盆下皆不

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扞著布卦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



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  
 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  
 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  
 唐袁客師天罡子也高宗置一鼠子于奩令術家射皆曰鼠客  
 師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也發之鼠生三子  
 玉壺清話趙晉公在中書聞丁文果善覆射召至函置一物令  
 文果射文果書四句云太歲當頭坐諸神列四傍其中有一物  
 猶帶洞庭香發函視之乃用曆日第一幅裹綠橘一枚也又太  
 宗置一物器中令文果射亦書四句云蘼蘼華華山中採花雖  
 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蜂也又取一物令射又云有頭有足  
 不石即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乃壓書石龜也

歌舞詞曲

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於郊乃撫節

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譚乃謝求反不敢言歸又云韓娥東

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統梁樞三日不絕七畧善歌者有虞公發聲動梁上塵

宋玉對襄王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歟始而曰下俚巴人國

中唱而和之者數千人中而曰陽阿採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

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舍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人唱

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魏書魏繁欽與魏文戔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能喉轉引聲

與笳同音潛氣內轉哀聲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聲悲舊笳

曲美常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喉所發音無不響應



曲折沉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

之以一曲巧竭意置既已不能而此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

優游變化餘弄未盡賢其清激悲吟雜以怨慕詠北狄之遐征

奏胡馬之長思悽入肝脾哀感頑艷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衽

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莫不泫泫涕悲懷

慷慨自左驥史妯娌左驥史妯娌名名倡能識以來耳目所見

僉曰詭異未之聞也張衡同聲歌酒掃清枕席親芳以狄香鞞

升庵樂府謂揭調者高調也高駢詩古樂府齊歌曰謳吳歌曰歛楚歌曰艷淫歌曰哇歌有清歌高

歌安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悲歌勞歌振旅而歌曰

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古之善歌者有咸黑

歌者秦青薛譚韓娥王豹綿駒瓠梁虞公李延年古今樂錄僉歌

中國以一章為一解王僧虔啓諸曲調皆有詞有聲而大曲又

有艷有趨有亂詞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阿類也艷

在曲之前與吳聲之和若今之引子趨與樂府雜錄唐開元中內人許子和永新縣樂伶女也入宮因名

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明月喉轉一聲響傳九陌一日大酺於勤

政樓下萬眾誼誼莫得聞魚龍百戲之音永新乃撩鬢舉袂直

奏謾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為一士

人之所得常暈避地廣陵月夜憑欄聞舟中唱水調者曰此永

新也登舟省之相與對泣後依士人卒遂落風塵臨終謂母

曰阿母錢樹子倒矣沈亞之歌者兼記洛陽女子葉後歸博陵

崔莒余與賓客在莒鄰夜聞其歌有一人坐泣且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與之是令吾不



之歌使其妙自循則音屬不知和矣

陸龜蒙詩桂父舊歌飛絳雲桐絲新韻倚玄雲酉陽云仙樂有玄霜絳雪漢武內傳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又歌玄雲之曲

筆談高郵人桑景野善樂律舊傳有虞美人草聞人歌虞美人曲則枝葉俱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乃詳其曲聲曰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

盧氏雜記乾祐中國樂有米嘉榮何戡近有陳不謙子意奴三十年來絕不聞善唱盛以拍彈行于世拍彈起于劉可及懿宗朝有恩澤曲子別趙十哭趙十之名劉夢得與米嘉榮詩三朝

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如今後輩欺前輩好染髭鬚學

後生又自貶所歸京聞何戡歌二十年來別帝京重聞天樂不

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令勤勤唱渭城吳周瑜少精音樂雖三將之後其有闕誤

喻知之必顧人為之語曰曲有誤周郎顧

童蒙訓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顛入却打猛顛出也

能改齋謾錄禮曰夫歌者上如杭下如墜正如槁木倨中短句

中鈞纍纍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

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內裡聲不善歌者

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劉禹錫聽舊官中歌曾隨織女渡銀河記

得雲間第一歇休唱貞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鄭谷席上贈歌者花木樓臺近九衢清歌一曲倒金壺座中亦有江南曲



莫向春風唱鷓鴣

晉傅歆舞賦合場進案次而序埒材角妙夸容乃理取盤鼓

則騰清眸王察七釋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具吐哇咬則發皓

齒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紫腕跼躄摩跌紆形赴遠灌

似摧折纖縠蛾飛紛森若絕超逾鳥集縱弛殞歿蜷蛇嬝嬝雲

轉飄忽呂覽陶唐之始陰伏人闕作舞以宣導之

樂府雜錄明皇御勤政樓大張聲樂羅列百伎時教坊有王大

娘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仍令小兒持鋒節出

入其間而舞不輟時教坊記上於天津橋南設帳殿酬三日教

少頃緣長竿倒立尋復去手久之垂手翻身而下樂人皆捨所執宛轉於地大呼萬歲

舞者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鶯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

也曼延舞也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馬舞舞曲有綠腰蘇合香

屈柘胡渭州團乳旋甘州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也

花舞着綠衣偃身合成花字也馬舞者籠馬人着綠衣執鞭於

床上舞蹀躞蹄皆節奏也曲波樂春鶯轉鳥夜啼之屬謂之軟

舞柘枝古涼州達磨枝之屬謂之健舞書言閩人黃通累舉不

鎖廳應舉或笑之曰老婦舞柘枝刺員呈手藝唐詩注此舞本

出拓跋氏人誤為柘枝筆談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

謂渾脫解之類冠萊公好柘枝舞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

貢父詩話古人飲酒皆以舞相屬至於獻壽樽者往往亦舞長

沙王少舉袖云國小不足回旋唐太宗屬群臣古人淳質舞以

達歡欣不必臻妙合度故人人可為之張燕公詩醉後歡更好

全勝未醉時動容皆是舞出語總成詩山海經云刑天與帝爭

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

江



之三山乃以乳為目以騰為口操干戚為舞  
三巴記云巴中有渝水寶民銳氣喜舞

滄溟集五鳳梧桐生高崗又為中央三百六十鳥翁雜朝四

方其東鳴青鷄其西鳴鸕鷀鷺鷥鳴其陰鶉雀鳴其陽

悲歌慷慨乃知故人狺猶乃知故鄉遠道多懷久客自傷欲駕

車無輓欲渡河無梁中夜顧形影泣下沾衣裳

廣齊謳行不勞歌楚艷請為罷吳趨上客但安坐聽我奏齊謳

鷹揚表東土賜履惟青州沃壤既如膏絲枲鞫且柔魚鹽無儉

歲海王自春秋百二敵強秦八九吞徒州夷哉一匡力天下咸

宗周朝服西濟河鞭箠使諸侯至今臨淄途誦義慕前修 五

霸桓稱首四豪文其尤擁篲為賓師鐵籠存主憂濶達有遺俗

功利非所謀馳聘一何雄冠帶常相求蠲辭萬家道連謝千金

酬即論二布衣豈復商賈流

前緩聲行海中之山必有天上之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一自非

意氣輕黃金結交寧定多當復思東來之允必有西去之鳥不

舍晝夜曾何愛於吾徒長笛不呼短笛呼願君有酒即飲無酒

酌

郡齋賦得陰漳之濤天落落日駸駸誰為郡此滯淫君在坐倍

蕭森嗟波及邈陸沉酌我酒聽長吟秋無色秋雨深山欲出薜

蘿侵淚相視卧獨臨滄海夢白雲心來何處別至今重握手一

知音組城夜楓樹林漂短髮問抽簪

詠古其二綏綏塗山狄九尾不自多我往求平疋念子無室家

明發興嶽庭乃身參洪波宗疏事則哀祝融揚英華玉牒沐日



月素書出江河

白雪樓分韻林煙既曳宵胡霞亦披絳雞犬靜荒村蓬蒿翳深巷燒微見月出鍾清識霜降各稱浮白樂未覺呼盧慙更賦梁園雪如流華渚虹預愁還城邑車馬紛相撞

危言詞者樂府之變也昔人謂李太白菩薩蠻憶秦娥揚州脩又傳其清平樂二首以為調祖不知隋煬帝已有望江南詞蓋六朝諸君臣頌酒賡色務裁豔語默啓詞端寔為濫觴之始故詞須宛轉絲麗淺至儂俏挾春月煙花於閨幃內奏之一語之豔令人魂絕一字之工令人色飛乃為貴耳

花間以小語致巧世說靡也草堂以麗字取妍六朝喻也言其美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

溫韋艷而促黃九精而刻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

詞之變體也詞興而樂府亡矣曲興而詞亡矣非樂府與詞之

亡其調亡也何元朗云樂府以激逕楊厲為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為善溫飛卿詞名金荃集唐人詞名蘭畹皆取其香而弱也然則雄壯者固欠之

昔昔鹽阿鵲鹽阿濫堆突厥鹽疏勒鹽阿那朋之類詞名之所

由起也其名不類中國者歌曲變態起自羗胡故耳然自昔昔

鹽排律外餘七言絕有其名而無其調隋煬李白調始生矣然

望江南憶秦娥則以辭起調者也菩薩蠻則以辭按調者也山

堂閑中謂好為鹽唐施肩吾希聖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嫵吳娘笑是鹽

斜陽只有平波遠又春來依舊生芳草淡語之有致者也角聲落梅花月又滿院落花春寂寂又一鈎淡月天如水又鞦韆外



綠水橋平又地卑山潤人靜費鑪烟淡語之有景者也平蕪盡處是青山行人又在青山外又柳江幸自遠柳山為誰流下瀟湘去此淡語之有情者也拚則而今拚了忘則怎生便忘得又斷送一生憔悴能消幾箇黃昏此恒語之有情者也咏雨點點不離楊柳外聲聲只在芭蕉裡此淺語之有情者也

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元喬吉字夢符嘗言作樂府有法鳳頭豹尾猪肚六字是也其作淨紗詞云鶯鶯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事事風風韻韻嬌嬌嫩嫩停停當當人人曲者詞之變也自金元入中國所用胡樂嘈雜淒緊緩急之間詞不能按乃更為新聲以媚之而諸君如貫酸齋馬東藩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有才

情蕪善聲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子記元詞一百八十七人馬東籬如朝陽鳴鳳張小山如瑞天笙鶴白仁甫如鵬搏九霄李壽卿如洞天春曉喬夢符如神齋鼓浪費唐臣如三峽波濤宮大用如西風鵬鳴王實甫如花間美人張鳴善如彩鳳刷羽閔漢卿如瓊筵醉客鄭德輝如九天珠玉白無咎如太華孤峯已上十二人為首等貫酸齋如天馬脫羈鄧玉賓如幽谷芳蘭滕玉霄如碧漢寒雲徐甜齋如桂林秋月楊淡齋如碧海珊瑚李致遠如玉匣昆吾鄭廷玉如佩玉庶幾列廷信如摩雲老鶴秦竹村如孤雲野鶴呂止菴如晴霞結綺薩天錫如天風環珮周德清如玉笛橫秋顧仲清如雕鷄冲霄薛昂夫如雪窓翠竹趙明遠如太華晴雲姚守中如秋月揚輝秦簡夫如峭壁孤松云云七十人次之又有董解元盧疎齋鮮于伯機馮海粟趙子昂班彦功王元鼎董君瑞查德卿姚牧庵高拭史敬先施君美汪澤民輩凡百五人不著題評抑又次也虞道園張伯雨楊鐵崖輩俱不得與可謂嚴矣凡曲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則離情多而聲情少南則離情少而聲情多北力在絃南力在板



北宜和歌南宜獨奏北氣易粗南氣易弱此吾論曲三昧語  
 北曲固當以西廂壓卷如曲中語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雲捲竹  
 索纜浮橋水上蒼龍偃滋洛陽千樹花潤梁園萬頃田東風搖  
 曳垂楊線游絲牽惹桃花片珠簾掩映芙蓉面法鼓金鏡二月  
 春雷響殿角鐘聲佛號半天風雨灑松梢不近喧譁嫩綠池塘  
 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棲鴉是駢儷中景語繫春心情  
 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瘦減了三楚  
 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朶臘脂淺淡櫻桃顆是駢儷中情語  
 元人曲如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東  
 缺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  
 腸人在天涯景中雅語也池中星玉盤亂洒水晶丸松梢月蒼

龍捧出軒轅鏡紅葉落火龍褪甲蒼松蟠怪鱗張牙水面雲山  
 山上樓臺山水相連樓臺上下天地安排景中壯語也側耳聽  
 門前去馬和淚看簾外飛花怕黃昏不覺又黃昏不銷魂怎地  
 不銷魂新啼痕間舊啼痕斷腸人送斷腸人把團圓夢兒生喚  
 起誰不作美吓却是你情中悄語也怨青春捱白晝怕黃昏一  
 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情中緊語  
 也糟醜兩箇功名字醅淹千古興亡事麩埋萬丈虹霓志不達  
 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便說陶潛是諱中奇語也

泉  
 个个个員玉斧砍  
 腦金鈎搭出老龍涎

貫酸齋代人  
咏泉云泉泉







